

世界禁书文库

SHIJIJINSHUBAIBU
世界禁书百部

继母颂
白牙
野性的呼唤

远方出版社

世界禁书文库

继母颂

〔美〕亨利·米勒 著
罗建军 译

第一章 卢克莱西娅太太的生日

卢克莱西娅太太在她 40 岁生日那一天，从枕头上发现了自己的一封信，信是她孩写的，上面写着这样一些亲切的话：

“继母，祝您生日幸福！”

我没有钱给您买生日礼物，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我要考第一名，把它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您。您是世界上最好的、最漂亮的女人，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您。

再一次祝您生日幸福！

阿尔丰索”

已经 12 点多了，她的丈夫利戈贝托还在洗澡，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这样洗一次，洗起来又复杂又慢。（性交之后这样慢腾腾地洗一下、泡一下也是满有意思的，因为他感到还没有尽兴。）而卢克莱西娅太太却让儿子的信打动了，她很想去看看儿子，对他说句感谢的话。信上这些话就证明她在这个家里是受到欢迎的。他有没有睡？不过，没有关系！要是睡着了，我就在他的脑门上轻轻地吻一下，他也不会醒的。

她站起来朝楼下走去。楼道上的灯已经关闭了，楼梯上铺着地毯。她边走边想：“我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他已经喜欢我这个继母了。”结婚前就怕后儿子与她合不来，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它就像早晨起来笼罩在利马市上空的薄雾，夏日的朝阳一旦升起，也就云消雾散了。她忘记穿睡袍了，上身只穿一件薄黑纱女衫，连裤衩也没有穿。借着街上的

灯光，看得出她的体形依然很美丽。一头披肩发随着她迈出的轻盈脚步而飘荡，耳朵上的耳环、手上的戒指、脖子上的项链还没来得及摘掉。

儿子的房间里亮着灯光。丰乔每天晚上看书看到很晚才睡。卢克莱西娅太太用手指轻轻敲了敲门，便走了进去。“阿尔丰索！”在台灯的黄色灯光照射下，她看到一张宛如圣婴耶稣一样可爱的小脸，他面前摆着一本大仲马的书。儿子长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见到她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面前，脸上的表情有点紧张，半张着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闪烁着，在半明半暗中寻找她。卢克莱西娅太太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温柔地看着他。多英俊的孩子！简直就像个小天使！这使她想起丈夫锁在柜子里的那些艳情画中的一个侍童。

“是你呀，继母！”

“丰乔，你给我的那封信写得很美。它是我这次过生日收到的所有礼品中最好的一件，我敢对你起誓。”

儿子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床上，伸着双臂看着继母的脸蛋儿微笑。太太也笑咪咪地朝儿子床前走去，突然她发现——猜着了？——儿子那闪烁着高兴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朝她身上看去，看得发愣。“我的上帝，你可是光着身子来的！”她想。“你怎么连睡袍也不穿就这样来了呢？你太愚蠢了！叫孩子看见了这像什么话呀！也许因为喝酒喝多了？”

这时阿尔丰索搂环绕她说：“生日快乐！继母！”他清脆而无忧无虑的童声，划破沉静的夜幕，使得夜晚也变得年轻了。卢克莱西娅太太感觉到儿子看起来仍然很瘦小的骨头硌到了自己的身体，这时，她联想到儿子的那个小鸟。她心想，要是我使劲抱他一下，他会像芦苇一样折断的。此刻，儿子站在床上

继 母 颂

才和他后妈一样高。他用纤细的小胳膊抱着她的颈项，又用嘴巴去亲吻她的面颊。卢克莱西娅太太也搂抱着他，她用一只手抚摸了一下儿子的脊背，感觉到一节节突出的脊柱。“我非常爱你，后妈。”儿子对着她的耳朵柔声细气地说。卢克莱西娅太太感觉到儿子的两片薄嘴唇在舔自己的耳朵，感觉到一阵阵热气喷在耳朵上，一会儿又咬她的耳朵，就这样，又是亲又是咬的，在那儿玩她的耳朵。她同时也感觉到儿子一边对她这样亲亲热热，一边又在禁不住地笑。她非常激动。这时，她想起自己的几个关系好的同性朋友在未结婚前曾经提醒过她，后儿子将是个很大的障碍，他会使她很难与丈夫处得融洽，有前窝孩子的夫妻永远不会太幸福。一想到儿子对她这么好，她便激动得难以自我，于是也亲起儿子来，先亲他的面庞，又亲他的前额，吻他的卷发。这时，她似乎模模糊糊地感到不知从什么地方，分不清到底是远处还是近处，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有一股特殊的情感从自己的身体里面产生出来，一下子传到了她身体的那些敏感部位——乳房、腹部、大腿、脖子、肩膀、脸上——正是这些部位在和儿子的身体接触着。“你真的爱妈妈吗？”她反问儿子，试图挣开他的搂抱，然而，阿尔丰索使劲地搂着她，怎么也不放开她。相反，越搂越紧，一边口中唱着回答她的问话：“我非常爱你，后妈，我最爱的就是你。”一边搂着她的脖子吊起来。继而，他的一双小手捧起她的脑门，把她的头往后一仰，连珠炮似的吻她的前额、眼睛、眼眉、面颊、下巴……当他的嘴唇寻找她的双唇时，她把嘴使劲地闭着，不知道自己如何是好。阿尔丰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她应该把他丢在一边，不理他吗？不过，他不知道，他还不懂事呢！他的嘴巴这样吻来吻去，有时弄错了位置才亲到她的嘴唇

上，他不会有其他邪念的。

“好了，现在你该睡觉了。”她挣脱掉儿子的搂抱后说，竭力表现出若无其事来，“再不去睡的话，明天早上就起不来了，小东西。”

儿子躺在床上，点头表示同意。他的面颊泛起一阵阵红润，仿佛陶醉在一种异样的情感之中。他不会怀有邪念的！瞧他那张稚气的脸庞，那双纯真的眼睛！那个蜷缩在床单底下的瘦小身体，这一切不正是他天真无邪的说明吗？腐化了的是你，卢克莱西娅！她用毯子把他盖好，把枕头弄好，吻了吻他的头发，把台灯关掉，离开儿子卧室时，听到他尖声尖气地说：

“我一定考第一名，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您，继母！”

“肯定吗？丰契多？”

“说话算话，不放空炮！”

卢克莱西娅太太顺着漆黑的楼梯（楼梯就是她的同谋）返回自己的卧室时，觉得从头到脚一阵阵发烧。“可是，我并没有感冒发烧呀！”她自言自语，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难道一个小孩子无意识的抚摸就会使她如此激动？不可能！是你自己心里有邪念，你这女人！因为，事实是她只觉得浑身冒火，双腿间也湿乎乎的。真丢人！卢克莱西娅，你太丢人了！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一个有点淫乱放荡的女朋友给她们讲过的一个故事。那天，有人举办了一个茶话会，募捐给红十字会。那个女朋友与自己坐在一处，她讲完故事时自己羞得不好意思，满脸通红，而有人则哈哈大笑起来。那位女友说，午休时，她赤裸着，怀里搂着她的一个仅有几岁的养子，他给她搔痒挠背时，她就感到浑身像一团火似的燃烧。

继 母 颂

利戈贝托一丝不挂地仰面躺在红色床单上，床单上面印有看上去好像蝎子似的黑色图案。卧室里没有开电灯，但街灯的余光仍可照亮他们的卧室。只见他四肢伸张着，胸口和阴阜处的毛黑乎乎的隐约可见，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卢克莱西娅太太脱掉拖鞋，躺到丈夫身边，而丈夫连碰也未碰她。她的丈夫睡着了吗？

“你上哪儿去了？”丈夫满含柔情地问她。从他的语气中，她深知他有点急不可待了。“亲爱的，你怎么让我一个人在这里？”

“我去吻了吻丰契托，他给我写了封信，祝贺我生日，你不知道吗？信写得太亲切了，我感动得快要流泪了。”

她知道丈夫在安静地听着自己述说。这时，他伸出右手去抚摸妻子的大腿。她感到情急如火。他用手把她的睡衫掀开。“他会不会发现我的身下湿乎乎的呢？”她有点不自然，但这种想法瞬息即逝，当她上楼梯时的那阵冲动又向她袭来，她感到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她真有些迫不及待。

“丰契多看到你只穿件睡衫？”丈夫和她一样，火烧火燎的，“不过你这身打扮让小家伙看见了似乎不大好。今天晚上他可能头一次做个想女人的美梦。”

她听到他忍不住笑了，她也回应笑了笑。“说什么呢？你这傻瓜！”说完，故意装着生气似的用左手打了他一下，然后这只手就放在丈夫的肚子上，顺势往下摸去。

这时，利戈贝托把她拉到自己身上，狂热地亲吻她，并把舌头伸进妻子的嘴里。她依须地闭起双眼，只觉得丈夫的舌头在她口腔里不停地蠕动，一会儿舔她的舌面，一会儿舔她的牙床、硬腭。她知道丈夫这是在刺激她，想尽量使她进入最佳状

世界禁书库 SHI JIE JIN SHU WEN KU

态。卢克莱西娅太太确实感到沉浸在幸福的漩涡中，她好像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在骚动，但同时，仿佛在一面掉了水银的镜子里面看到一张小天使的天真可爱的面庞。这时，丈夫把她肥大的睡衫掀开，抚摸她的臂部，然后又将手移到她的胸部，不停地揉搓她的乳房。她听到他极其亲昵地说，他爱她，正是她使他开始了解真正的幸福生活。卢克莱西娅也吻他的脖子，轻轻咬他的小奶子，听到他在呻吟。继而，又去舔他的耳朵。她听到他就像一只公猫那样咕噜咕噜地呻吟着，她则哼哼唧唧地呻吟着，一会儿说痛，一会儿说沉迷，同时她又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圣塞瓦斯蒂安在那里受刑，被钉在十字架上。她舒服地闭上双目，双手抱着脑袋，胸部向前挺着，骑在他这匹爱情的大马上，与他节奏协调一致地一晃一动，口中不停呻吟着……直到她觉得自己舒服得要死过去一样。

“我是谁？”她所丈夫没有听清，追问了一句，“你说我是谁？”

“你是利迪亚国王的妻子，亲爱的。”丈夫利戈贝托冒出了一句，然后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章 利迪亚国王

我叫坎达乌莱士，是利迪亚的国王。我的国家位于何尼亚和卡里亚之间。这几个国家地处现在叫土耳其的国土中央。最令我感到骄傲的不是我的国土——我的国土处处是丘岭，终年干旱，土地贫瘠而又龟裂；最使我骄傲的不是我的那些牧民——他们在国家受到来自亚洲的弗里西奥人、埃奥里奥人或是多利奥人入侵时，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卫祖国，他们也打败过骚扰我国边疆的腓尼基人、拉塞德莫尼奥人以及埃斯西塔的游牧民族；最值得我自豪和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卢克莱西娅的屁股。

我就喜欢不厌其烦地叫它屁股，而不是叫它肛门，也不叫它臀部，更不是叫它腓。当我骑在她的屁股上，我就忘乎所以。具体的感受是：就像骑在一匹肥大的母马屁股上，上面毛茸茸的，舒服极了。我妻子的屁股是硬邦邦的，而且很大，就像传说中的那样，在她的屁股上可以容纳下千军万马进行战斗。（我常听到我的侍从们这样说，可我从生气，反而很高兴。）当我叫她跪下，要她亲吻地毯时，我就可以把她掀起的屁股看个够。这时它的姿态达到最完美的程度。每一半屁股就是一个肉的天堂，中间由一条细小的沟把它分为两半，我看到沟沿上面满是细毛，其间有白毛，有黑毛，还有又不白又不黑的毛，一根根，一簇簇，看上去亮晶晶的，我妻子的屁股使我想起曾经被我们消灭掉的那个巴比伦民族教堂里的祭坛。用手去摸，你会感觉它硬邦邦的；用嘴巴去亲吻时，你会感到它甜

丝丝的；你要是去拥抱它，你会觉得它很大；在寒冷的夜晚你会觉得它热乎乎的，要是你高兴时，可以枕在它上面睡觉；当然在你做爱时，它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征服它并不容易，起初会使你感到疼痛，甚至需要莫大的勇敢精神，你才能冲破向你负隅顽抗的肌肉。这需要坚强的意志，需要一个硕大而坚硬的阴茎。它不但惧怕任何事物，不惧怕任何人，而我就具备上述条件。

当我对我的侍卫官（他是达斯西罗的儿子）兼部长吉海斯说，我引以为荣的不是我在疆场上征战时取得的英雄业绩，也不是在法庭上展示出公正廉明的裁决能力，而是在灯光照耀下的松软牙床上对我妻子卢克莱西娅创造的那些令常人惊讶的房事。他则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是在对他开玩笑。然而，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敢说，利迪亚的很多人在这一点上不敢和我比高低。一天晚上，我喝醉了，我想试试看，就把我最好的武士，那个埃塞俄比亚奴隶阿特拉斯叫到卧室。我命令卢克莱西娅弯下腰，并且命令阿特拉斯骑到她屁股上。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场他胆小还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结果他就是爬不上去。我见到他爬了几次，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怎么也爬不上去，结果他服输了。（为使这事不让人知道，后来我把阿特拉斯斩首了。要是传出去，太令我妻子感到伤自尊了。）

我确实很爱我的王后。我觉得她身上的一切都是美的，甜的，但是假如把她的双手、双脚、身段以及她的嘴巴与她那硕大而滚圆的屁股相比，前者就显得不够味了。她的鼻子有点往上翘，眼睛也不是很有神气，只有当她感到满足或者发怒时，才动一动。我曾经就像一位教堂里知识渊博的学者发现了一本罕见的古书那样爱不释手，夜以继日地研究过我妻子身上的每

继 母 颂

一个部位，我自认为我对她研究透了，然而，每天——更确切点说是每天晚上——我都发现新的更令我兴奋不已的东西：她那滑溜的肩膀，好玩的胳膊肘，突出的脚背，圆圆的膝盖以及她胳肢窝下那些透着蓝色的腋毛。

有人结婚不久就开始讨厌自己的妻子。夫妻间那种淡而无味的床上生活会让人逐渐减退兴趣。他们说，天天、月月、年年就和自己的老婆睡太没有意思，到头来一点也激发不起人的兴趣。我虽然与卢克莱西娅结婚许多年，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一丝厌恶的情绪。我从没有想到我会喜欢另外的女人。我出去打猎时（打虎，打象）或者我出去征战时，一回忆起她，我总觉得她就像我刚结婚时那么令我如痴如醉，有时在军营帐篷里我感到孤寂难以入睡时，为了排遣寂寞，便命人找几个女奴来开开心，可是我一抚摸到她们的身体就感到失望，她们的那玩意儿就那么丁点，哪里比得上我的卢克莱西娅的大屁股。因此，我的心里只有妻子，因此，我只爱我妻子。当我诗兴大发时，我写诗赞美她，对着她的耳朵背诵给她听，甚至没有人在眼前时，我跪下来吻她那双娇好的脚。因此，我在所不惜，给她到世界各地采购珠宝首饰，金缕玉衣。她的箱子里装满了各种衣物，我喜欢看着她一件一件地往身上试，因此我把她当做我统辖的王国里最珍贵、最值得崇拜的女人来爱护。没有她，我活着跟死去没有什么分别。

关于我与我的侍卫官吉海斯之间的事并不像传闻所描述的那样离奇古怪。我没有听到有一种接近实际的说法。尽管传闻与事实的起因相同，可是往往如同白昼与黑夜那样不能同日而语，如同水与火那么不能相容。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什么赌，也没有以任何东西作为交换条件，那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完全

是一时的冲动，或者说被心血来潮所左右，或者说是偶然的，或者说是上帝的指使让我们开了个玩笑。

那时，我们被邀请参加一个给我进贡的冗长仪式，仪式是在靠巴拉西奥边境上的旷野上进行的。在仪式上，被我们征服的部落在土台上唱着震耳欲聋的赞歌，下边野地里举行盛大的跑马比赛。我们还看到旁边有一对巫师用死人灰来给人治病，还看到一个活神仙一边原地用脚跟打转，一边口中念念有词。这个活神仙的表演真是让人惊叹不已，他在一种神秘力量的驱使下，使用一种特殊呼吸方法，使自己旋转得很快，（一边旋转，一边不停地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看起来就像一只陀螺在转，转着转着竟然消失了，视线里找不到他了。突然间，他又出现了，停住了，这时他大汗淋漓，就像一匹赛马跑完了数千米之后那样气喘吁吁而又脸色煞白。

那时我还正与我的侍卫官一边品尝着希腊的上等好酒，一边在谈论那些巫师和那个活神仙。可能我的侍卫官吉海斯喝过量了，他眨巴着眼睛，诡秘地扒在我的耳朵上小声说：

“我买了一个埃及女奴，她的屁股可大了，她比上帝创造的您的王后的屁股还美。她的脸蛋儿不漂亮，乳房也很小，她还特别爱出汗，但是她那特别发达而又特别壮硕的屁股使她其他的不足都显得次要。一想到她的那个东西我就神魂颠倒，这是真的，陛下。”

“那你给我看看，然后我也给你看看我妻子的那个。比较之后才能知道哪一个美，是你的还是我的。吉海斯。”

这时我见他茫茫然不知所措，眨了眨眼睛，动了动嘴唇，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难道他以为我是在跟他开玩笑？要不，他以为自己听错了？我的侍卫官是知道我们谈论的是谁的，我未

继 母 颂

加思索便提出了那个建议。不过一旦我的话说出了口，仿佛有个小虫子在叮我一样，使我不能遏止我的欲望。

“吉海斯，你哑巴了？怎么不说话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陛下。我糊涂了。”

“我看得出。总而言之，你接受我提出的条件吗？”

“陛下，您知道，凡是您要求我干的，我都无条件接受。”

一切就这样开始了。我们首先到了他的住所。他的住所掩映在花园后面，那里还有一个温泉。我们洗澡的过程中，他的按摩师给我们进行全身按摩，关键部位重点按摩。这时，我仔细检查那个埃及女奴。她是一位个头很高的妇女，脸上满是伤疤，这是因为他们的部族在把年轻姑娘们奉献给残忍的上帝的時候，有意那样搞的。这个埃及妇女已不年轻了，但是不能不承认她仍然蛮有风采而且很有魅力。身上的皮肤如同乌木一样油黑发亮，她的动作与表情给人一种骄傲自负的感觉。她不像别的奴隶那样，为了获得主人的欢心而唯唯诺诺，她显得很高傲。她不懂我的话，但是她的主人给她打手势时，她立即领会到了他的意图。吉海斯示意我们要看她的屁股那个部位，她瞪大圆亮的双眼轻蔑地看了我们几秒钟后，转过身去，双手掀起长裙，弯下腰，把那个部位对着我们。事实上，她的屁股确实与众不同，谁要是没有见过卢克莱西娅王后的屁股，肯定会感到惊讶和神奇的。它肌肉丰满而又圆乎乎的，线条很柔和，上面的细毛不多，表面呈海蓝色。我祝贺她有这么一个美好的臀部，同时也祝贺我的侍卫官，为他拥有这么一个姣好的女奴而庆幸。

不过，为了履行我的诺言，则需要谨慎行事。我已经说过，我与我的武士阿特拉斯干的那件事对我妻子来说实在是难

以接受的，虽然我知道，我的妻子容忍我的任何怪癖。我当时看到她羞得无地自容，阿特拉斯与她在那里干的事正是我一时心血来潮所致。我发誓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干这种蠢事了。直到现在那事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我仍然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把阿特拉斯这个奴隶就地处死，然后把他的尸骨扔到山涧里去喂秃鹰呢？现在每到晚上我的王后睡在我的怀抱中还常常惊醒，因为她又梦见那个埃塞俄比亚人的影子了。

因此，这一次，我便很小心地行事。至少，我的心里是这么想的，我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把一切策划好，而发生的事，直到现在我还不敢相信是真的。

我让吉海斯从花园的小门进来，然后让他来到卧室。这时，女佣们正在侍候卢克莱西娅把衣服脱光，给她身上喷香水。让他别动，别出声。从那个角落里可以把我们的睡床看得清清楚楚，一览无余。它是大红色的，上面铺着锦缎，软绵绵的，晚上我们就要在上面寻欢作乐。我关掉所有大灯，只留一个小灯照亮。

顷刻，卢克莱西娅进来了，她披着一身用金丝银线绣的白丝袍，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脚蹬一双高跟木履。

我让她站在那里，让我尽情地观赏一下她的美姿，同时也让我的侍卫官看清楚。我一边欣赏我的王后，同时我想到此时吉海斯正在那里看着我们，我的性欲一下子就上来了。我什么也没说，就扑向她，让她躺在床上，我就骑到她身上。我一边抚摸我的爱妻，吉海斯那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型便出现在我的脑海，仿佛吉海斯的在场就像一种酸甜调料，更加刺激我的欲望，在此之前我还从未体验到我有那么大的兴趣。那么，她呢？她猜到了点什么吗？她知道什么吗？我认为她从未像那次

继 母 颂

那样兴致勃勃而又干劲十足。她是那样地主动进攻而又不顾一切，吻我，咬我，紧紧地拥抱我。难道她感觉到那天晚上在我们那张红色牙床上寻欢作乐的除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观赏吗？

天蒙蒙亮时，卢克莱西娅睡得正香，我蹑手蹑脚地悄悄爬起来，把我的侍卫官领到花园门口，这时我才发现他冻得直打哆嗦。

“陛下，您说得有道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亲眼看到了，她真了不起，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真切切看到了，可我还以为这是做梦哩。”

“吉海斯，你必须把这一切都忘光了，永远也不要提及此事。这是我的命令。把这种特权给了你，完全是我的一时冲劲赐给了你。你知道我是非常器重你的。不过，你要当心，不要对任何人说。我不喜欢这件事传出去，让人们在酒吧间、在市集上嘀嘀咕咕，我真有点后悔，把你带到了我的卧室。”

“我发誓，不会对任何人说一个字的。”

然而，他还是说出去了。要是没说，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此议论纷纷、津津乐道呢？那些传说，越传越离奇，越传越出格。甚至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里。起初我与我的爱妻听了很生气，不过，现在我俩也觉得其乐无穷。

这件事发生在南方的一个小国里，几个世纪以后这个小国成为土耳其的一部分。他们的干旱的山地，他们的仆从，他们的山鹰，他们的大熊，也都成了土耳其的了。尽管这样，那件事并没有使我们怏怏不快，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对于后来的人来说，他们将只知道在利迪亚王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位王后叫卢克莱西娅，她那温暖如春的大屁股将永垂史册。

第三章 星期三的耳朵

“就像两个大海螺一样，从它迷宫似的珍珠母里可以听到大海的音乐。”利戈贝托先生这样想。他有两只很大的耳朵，而且轮廓分明；其中左耳朵尤其大。两只大耳朵高高地竖着，远离他的脑袋，仿佛时刻准备着接收来外部世界的声音。虽然他从小就为自己这两只大耳朵感到羞愧，但现在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现在他每周专门抽出一个晚上来护理耳朵，直到自己感到心满意足时为止。因为他曾经做过许多次试验，最后终于使他的这双大耳朵能够在他们做爱时参与其事：或用嘴巴去啃咬它们，或用手指去抚摸它们。他的妻子卢克莱西娅也终于喜欢上它们了。在他们夫妻的床头上，她从中得到许多乐趣。在他们房事间歇时，她喜欢亲切地叫它们“杜牧维多斯”。

“它们是盛开的花朵，敏感的鞘翅，是音乐厅和情话室。”利戈贝托这样饱含诗情地形容它们。他用一只放大镜仔细地观察左耳边缘。啊，耳朵里又长出汗毛了，上星期才拔光了呀！有三根汗毛特别突出，其间距离相等，形成一个三角形。他想，假如我不把它们拔掉，它们会长大的，中间会形成一个黑糊糊的三角形地带。就在这时他感到心关一阵恶心。于是他拿起镊子熟练地将它们一根根地拔掉。同时，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疼痛，宛如搔痒后的惬意。这时他忽然想到，如果让卢克莱西娅跪在他身边，用她那洁白似玉的牙齿给他梳理胸前那些乱蓬蓬的毛定会别有一番情趣。一想到这个，他的下体便不由自主